

漢平治蹟統類

太平清境記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一

宋彭百川撰

嘉祐建儲之議

皇祐三年十一月乙亥朔戊寅保慶皇后崩始上起居飲食
后必與之俱所以擁戴扶持恩意勤備性慈仁謙冲寡過帝
嘗召其妹永德永德見禁中欲受諸司副司后辭曰小兒豈
勝大恩儻小官可也乃並命爲左右侍禁又歲奉緡錢二萬
助湯沐后復辭曰此皆出民力願留以贍軍上不從上未有
嗣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自宮邸未韶輒爲
后所養

四年六月甲子皇太子宗實特遷右內率府率宗實允謙第

十三子也生四歲養于宮中

至和元年十二月上春秋未有繼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張述上書曰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楹而歎臣位於朝二十五年矣而區區之慮不思蚤爲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不若臣實恥之夫生民之命係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爲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於素況於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而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閏有章氣至而回物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藝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傳眞宗眞宗以傳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於千萬年斯爲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

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羣臣知此矣而以諱避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怠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侈過成康文景遠矣謂宜默祈天地岳瀆分寵六宮用均愛施或未之獲則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是歲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夫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誠疑之夫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猝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王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闇昧以竊

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然不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上七疏而語尤激切文多故不爲具載上終不以爲罪述小谿人也 審刑院吳及上疏推言闕寺以及繼嗣云胎卵而傷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書奏帝異其言而及以憂去

嘉祐元年春上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冠冕欹側急促行禮而罷 己未上疾作文彥博與兩府召入內副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宗社安危惟君輩出入禁闈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願皆聽

命及夕皇城諸門白當下鎖志聰曰汝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由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

五月左千牛衛大將軍幼養於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已子既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絕宗室莫與爲比上始得疾不能視朝中外憂恐宰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早立嗣上可之參政王堯臣之弟純臣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時爲王府官堯臣以告彥博等彥博等亦知宗實上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爲嗣既具橐未及進上疾瘳其事中輟是日知諫院范鎮上疏曰陛下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社稷計獻於陛下乎又云眞宗取宗室子養之

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公事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實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也

六月御史趙抃上疏曰伏觀陛下聖體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搖賴祖宗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浸康然猶上有謫見之文迨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於再三天其或者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變異欲陛下深思遠慮亟有所爲而然也願陛下思所以答謫見妖言之警戒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

臣庶之憂戚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覷斷宸衷發誠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磐石維宗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擇焉 庚午殿中丞集賢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略云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之後者事其所後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深念祖宗艱難之業斷自聖明昭然勿疑遴選宗室之中聰明剛直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地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未欲然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兼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民時上在位久國嗣未立及不

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聞而繼之
又致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願公死
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 時京師自五月大雨冒城郭壞廬
舍諸路亦奏水旱詔羣臣言闕失知諫院范鎮言又天變之
發本於儲貳之位虛乞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爲裁
定以塞天變 文彥博富弼等共議建儲常與兩府參議樞
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曰置此一尊菩薩何地或以告
翰林歐陽修修曰老衙官何所知修又言水災至變五行傳
言簡社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之禮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
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水者陰也天之譴告必
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轉爲福應

也疏凡再上皆留中不出 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爲本宗廟爲重社稷未有奉宗廟未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未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以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輒降如此之災異乎 殿中侍御史呂景初亦言此陰盛陽微之戒也蓋以皇子未立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蚤爲之計

八月司馬光上疏言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根本未建癸丑范鎮又言陛下卽位三十五年以納諫爲德以畏天爲心至於小小議論未嘗不虛懷開納今乃宗廟社稷之計又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緘默以負陛下陛下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 甲寅鎮復

遺執政書言鎮前後六奏宗廟社稷大計而兩府與中書歷月踰旬寂然不見有所獻爲伏願諸公攜鎮之書言於上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卽賜鎮之死放鎮歸田皆諸公之賜也乙卯鎮又言臣前六奏宗廟大計奉聖旨送中書陛下不以之留中而令送中書是欲使中書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中書遞相設詞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大計而大臣不欲也 丁巳又上之 庚申知諫院范鎮爲戶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鎮辭不受曰陛下以臣言爲非卽當加臣以萬死之罪以臣言爲是豈可不先宗廟社稷計而遽爲臣轉官遷職也 范鎮又以彗星迭見上言星旣滅又上言辭言責九月司馬光又上疏言自古諫諍无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

人百工商旅矇眊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不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向以水災陛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時范鎮亦累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次定大議 丙午鎮又遺執政書云諸公視今日之事與前日爲孰難必曰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今日不可爲則他日不易爲也此所謂難易有機不可忽也先是執政諭鎮以上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故鎮言及之

十一月范鎮入對言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切慮留中大臣

不得盡見今錄進呈乞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議有異議者
乞令與臣廷辨謂臣不然卽其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卽乞解
臣言責臣之至情盡在於此鎮待罪幾百日鬚髮爲白至泣
以請上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當更候二三年鎮由是卒辭
言職朝廷不能奪也

二年八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以充國公主出降因言臣愚以
爲宜用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
皇子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

三年春太常博士吳及除喪擢校理 乙巳改右正言諫院供
職上疏言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
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宜發自聖斷擢宗室以備儲副

又言內侍養子之禁犯天理絕人欲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開寶之訓敕內侍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上順天意上嘉納之

三月乙卯范鎮知制誥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爲言及知制誥進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安大計

六月庚戌權知開封包拯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乞預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徼後福者惟陛下裁察帝喜曰徐當議之

十二月韓宗彥以上春秋高未有繼嗣上書請修胎養令
四年夏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取最長一人令歲時
親奉其祀事著作郎何曷以皇嗣未立上疏請訪周唐苗裔
備二王後也

六年知制誥宋祁卒祁弟兄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爲文章
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以此祁自
爲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人心岌業爲社
稷計莫若擇宗室賢才進爵親王爲七鬯之主若六宮有就
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
禍患之大計也謚景文

六月甲戌張述奏疏言擇太祖太宗賢子孫立皇嗣繫天下

之望

閏八日丁未司馬光奏臣者通判并州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原是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特陳社稷之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大於此若舍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一事煩渥聖聰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菹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斷自聖意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旣奏復面請之上時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